试解三颗契丹文印

即　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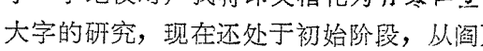
《契丹大字资料汇辑》①蒐集有十五颗契丹文印印样。本文试解其中三颗，希望引起讨论，促进契丹大字的研究。

其一是元帅右都监印

此印系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同志所收藏之珍贵文物。承史树青同志告知：四十年前，北京崇文门外喜鹊胡同有位王姓古钱收藏家，得此印，但因不能识读，遂转归史树青同志。

印铜质，方形，边长九十五毫米，阳刻九迭篆文共九字。左上角残坏，第七字左肩笔划亦损。印背右边阴刻汉文曰“元帅右都监印”。这是现有契丹文印中唯一附有汉字可资参考者，所以，更见珍贵。

解读契丹文印，第一道难关是化篆归楷。秦代虽曾制定篆体规范，但历来书刻总是因人而有所异。所以，汉字归楷也还难免歧误。马王堆汉墓草书之十六经，初时解为十大经，即是一例。契丹文仿照汉字所制，篆体虽必模拟，但亦有所变化。尤其因为大字资料有限，不付参照之用。所以，还原楷体的困难也就更大。

经过一笔一笔地推敲，一字一字地校对，我将印文楷化为。

第二道难关是推定读音。大字的研究，现在还处于初始阶段，从阎万章同志的《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》②到刘凤翥同志的《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》③止，专门研究大字的文章屈指可数，虽已推定一些词义，但拟读音者只有一字。在没有借鉴的情况下，推定大字的读音当然会有重重困难。不过，好在小字的研究，已经提供了一个启示，就是：契丹文字根据汉字创制，其法有移植、增笔、损划、截取、改形、转制、组合等等，其音则与字源之音相同相近或者相关。所以，我们可以根据契丹字形，考察字源，寻出所据之汉字，再依辽代读音，推测大字的读音。循此路经，审识都监印文，则首一字当是字改形。，即今之冉字。《说文》徐注而琰切，《集韵》亦同。是则其音与［næn］相近。第二字当从申字转制。《耶律延宁墓志》第六行有一字，第八行则作，《萧孝忠墓志》第十六行作可以看出申字增笔成字及其后改形的辙迹。《萧孝忠墓志》第三行有一字，这是转制。从到，是又一转制。这样，发展脉络就显现出来了。这个判断如果不错，则印文第

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契丹文研究小组编油印本
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

② 见《考古学报》1957·2

③ 见《民族语文》1982·3

二字之音当与申字读音相关。第三字当是仁字变形，或是二字增笔。若然，当读［ɲin］［tɕin］或［ni］。第四字或由子一组合而成。凡组合之字其音均与参加组合之字音相关。《说文》有子字，徐注居桀切，与一组合，当受一音影响，是则，其音应与［gi］相近。第五字当是工艾组合之省。可能为使字体紧凑，或为表示损去韵尾，省了工字下横。此字还有两种异体，未定名某墓志第五行作，《萧孝忠墓志》第六行、第八行，《北大王墓志》第五行、第十行等处则作。三者乃是篆楷行书之异体。识读小字的经验说明，凡组合之字其音必与字源二者之音相关。故第五字之读音应与工艾二字相关。工，可读［gnŋ］［knŋ］［xuŋ］［gaŋ］。艾，可读［nai］［i］。工艾二字合读，互相影响，若读作［kuni］最为省力。故按发音自然规律，可拟读为［kuni］。第六字当是土字改形。当是土字作左傍时之行书体楷化而成。是则其音当与土字相近。这个推测，可以得到验证。《契丹大字资料汇编辑》收录了两个界牌铭文，其中之一为“文德县界”，契丹文亦是四字。相当于县界的二字有所剥蚀，相当于文德的二字比较清楚。故作。人名地名，音译是通例。文德，契丹文亦必音译。故知契丹大字读音必与德近。德，《说文》《唐韵》多则切。日本保存的唐代读音是［tɔq］，与多则切正合。确与土字音近。第七字左上角笔划残损，根据笔势推补如前。从字形猜测，或是转制之字。当是截取君字上半，又加符号而成之字。查大字资料，由君字派生之字共有五个。君，《说文》《唐韵》并举云切。是则，第七字元音，当与君字相关。第八字，我曾断为字改形①，即是之日火上下易位而成。此不作日，而作目。是异体。，古文又作，《说文》《唐韵》俱见。此亦同例。读音则已拟为［kui］。第九字，我曾断为六兀组合增益而成。读音已拟为［tamgun］。

第三道难关是标准语词解释语义。契丹语言早已失传，散见于史籍之词寥若晨星，一时又难蒐齐。更因记录者之方音，古今字音，均有差异，已见之词，解释起来，也是众说纷纭。因此，不经反复讨论，很难一发即中。

根据前述推测之音试读，首二字若读为［nænʃoi］，即与元帅之音大致相合。元，《说文》《唐韵》《集韵》并愚袁切，是辽代当读为［ŋyen］。帅，《说文》所律切，字或作帨，又吉税。《唐韵》所律切，《集韵》朔律切。正与［ʃoi］相若。契丹小字《越国王墓志》有元帅府一语，即是汉语借词。《关于契丹小字研究》②一文（下称研究）已拟读为［ŋiu-ænʃuɑiʃu］。因此，可以拟定首一字读［ŋyen］第二字读［ʃoi］，合读［ŋyenʃoi］，义为元帅。这是汉语借词。第三字按推测之音试读，都不合已知之契丹语表示领属关系之［ən］［in］［un］［ɔn］［i］等等。但按其位置，第三字应是表示领属关系之组词。蒙古语有表示领属关系的助词［nu］，口语则是［ni］。既然契丹语的［in］［un］与蒙古语相同，则［nu］亦可能相同。然于小字尚未发现。所以，暂拟第三字之音为［ni］，解其义为之，是表示领属关系的助词。第四第五字若读为［ŋikuni］，则合契丹语之右。右一词，史籍未见明确记载。然推敲《辽史》，亦可发现一些蛛丝马迹。《地理志》仪坤州条下云：“本契丹右大部地”。仪坤二字之音正与［ŋikun］相合。仪，《唐韵》《集韵》鱼羁切。恰好是［ŋi］。《越国王墓志》有仪同三司之语，仪，小字之音也恰好是［ŋi］。坤，古今音无大差

① 见《黑龙江文物丛刊》1984·2

② 见《内蒙古大学学报》社会科学版1977·4

异。所以，第四第五字之音与仪坤相合。仪坤州是右大部之地。仪坤之名当与右大之义相关。或是右，或是大，当居其一。现以印文验证，则正与右相合。故可肯定“仪坤”之义为右。《营卫志》列有四唐古部名，一曰“匿纥唐古部”，二曰“北唐古部”，三曰“南唐古部”，四曰“鹘剌唐古部”。中二部既称南北，则首末二部应是东西或左右。依皮室军分称南北左右之例，唐古部亦当是南北左右。而“匿纥”一词之音与仪坤之音只差一个尾音。北方各种语言因语法需要而用否尾音之[n]是常见现象。故知“匿纥”与“仪坤”是同语，义均为右。是匿纥唐古部即是右唐古部之义，鹘剌唐古部则是左唐古部之义。这是仪坤之义为右的又一证。据此，可以拟定第四字读[ŋi]，第五字读[kuni]，合读[ŋikun-i]，义为右之，[ŋikun]之义为右，[i]义为之，是表示领属关系的助词。助词[i]已见于小字，可信无误。第六、七字，若读为[tɔkem]，则与都监大致相合。小字资料表明，辽国官名凡来自唐制者均是汉语借词。都监亦如此。都，《说文》《唐韵》当孤切，《集韵》东徒切。监，《说文》《唐韵》古衔切，《集韵》居衔切。都监一词。小字已见，《研究》已拟读为[tu-kem]。此印作[tɔkem]，当是方音之故，据此，可拟读第六字为[tɔ]，读第七字为[kem]，二字合读[tɔkem]，义为都监，也是汉语借词。第八字读[kui]，义为之，是表示领属关系之助词。第九字读[tamgun]义为印。此二字，在拙文“解皮室印说纥军”中已有讨论，不再赘言。这样，我们已经通读了印文，连起来是[ŋyenʃoi-ni ŋikun-itɔkem-kui tamgun]，翻译过来是“元帅右都监之印”。

《辽史·百官志》北面军官项下，有天下兵马大元帅、大元帅、兵马都元帅等三称，没有元帅之称。此印只称元帅，可知辽国除大元帅、都元帅之外还有元帅。据此印可补《辽史》元帅一职。此一也。

前述三种元帅府职官中，不见都监之职。此印称右都监，则可知必有左都监。元帅府既有左右都监，则大元帅府都元帅府，亦当有左右都监。是则，据此印亦可补《辽史》大元帅府都元帅府左右都监之职。此二也。

辽国造印有否定制，尚不得知。但此印规格在现有契丹文印中乃是最大者，它与弘义宫常衮司印同大，可见都监之职不低。此三也。

此印有汉文提示，可以帮助我们识读印文，可为解读印文提供线索与经验，进而为解读大字提供启示。此四也。

这些就是现在已经看到的意义。

读者也许会问：既然《辽史》不见右都监一职，而《金史》却屡见，何不将此印断为金代官印？

《辽史》虽无左右都监之称，可有都监之称，统和四年四月即有奴哥为黄皮室都监等三人任都监的记载，此后至太平十年十一月奚王府都监萧阿古轸迁东京统军使止，仅圣宗朝就七见都监之称。是辽有都监之证。此其一。

《辽史》未载者，未必即是辽代所无。《辽史》之疏漏人所共知，无须论证。此其二。

金制多袭辽制，此亦众所周知。《金史·百官志》武散官项下有奉国、辅国、镇国上将军等三衔，实是袭自辽制，而《辽史》失载。《越国王墓志》称墓主人三十四岁除辅国上将军，恰是金袭辽制之证。是知金之左右都监亦因自辽制。《金史》正可补《辽史》之缺。此其三。

天辅三年（1119）女真大字已经颁行，则金国官印必用女真文字。且辽金战争期间，女真一方不合使用契丹文字制印。此其四。

契丹文字未广泛流行，契丹上层人物亦少通晓运用。故可想见，保大五年（1125）天祚被擒之前，降金之契丹诸人未必能识契丹文字。是女真人虽欲用契丹文而不可得。此即金人处于战时却又急急制定女真文字之原因所在。此其五。

辽亡之后，金初曾定契丹文字为官方文字之一。此时方有可能以契丹文字制印。然必只限于契丹部落。金国性机构及非契丹地区，当亦不用契丹文字制印。此为元帅右都监印，自应使用女真文字。此印文既非女真文字，亦自可知非金代之印。此其六。

可惜，笔者未能前往亲睹此印，故难从质料与形制方面加以论证。然据上述六点，断为辽印，当不致大误。

其二是弘义宫常衮司印

此印复出情况及其下落不明。故罗福颐先生处只存印样。印方形，边长九十五毫米，与前述都监印同大。阳刻九迭篆文八字，还作楷体则是刘尼孔父命信司亮。

首一字当是刘字原形。刘，《唐韵》古红切，《集韵》沽红切。古音[x][g]相通、红以工为声，弘以厶为声，即是证明。是字源若系刘字，则其音应是[xuŋ]或[guŋ]。次一字当是尼字改形而成。尼，《说文》《广韵》《集韵》并注女夷切。是其音当为[ni]或[ŋi]。第三字当是孔字原形。古音[k][g]相通，空以工为声，恐以巩为声，即是证明。如果不误，读音应是[kuŋ]或[guŋ]。第四字当由×字增笔而成。×，《说文》解为“艸草也”。是即今刈字之古文。注鱼废切，故其音当与[ŋəi]相近。第五字似是仝字改形而成。《说文》于仓字下附有仝字，并谓乃仓奇字。徐注七冈切。是则，其音当与[tʂʻ aŋ]相同或相近。第六字当是信字原形。《说文》于刚字下列有信字，并云即刚字古文。徐注古郎切，若推断不误，读音应与刚近。第七字当是司字原形。读音应与司同。末一字音义已见如前。

按推测之音试读，首三字读为[xuŋŋi kuŋ]则与辽太祖所置之弘义宫相合。这是汉语借词。宫，小字已见。《研究》已拟其音为[kuŋ]。二者相合。第四字若读为[i]，则合契丹语表示领属关系之助词，小字已见助词[i]。[i]在[kuŋ]后，受[ŋ]影响而鼻音化，听来如[ŋi]其音正与字源之音[ŋəi]相近。第五、六、七字若读为[tʂʻaŋgun—sɪ]，则与《辽史·百官志》之常衮司相合。然北方各族语言无卷舌音，故第五字之音应拟为[tʃʻaŋ]。第六字读[guɪ]，与刚亦相去不远。若当时汉语尚无舌尖元音，则第七字应拟读为[si]。故此三字应拟读为[tʃʻaŋgun—si]。末一字读[tamgun]。通读全文即是[xuŋŋi-kuŋ-i tʃáŋ-gun-si tamgun]。译之则是“弘义宫常衮司印”。此印省去一个通常见于印字前的“之”字。印文用否“之”字，亦属常见之例。

《辽史》无弘义宫常衮司之称。有大横帐常衮司之名。横帐，《辽史》解曰：“辽俗东向而尚左，御帐东向，遥辇九帐南向，皇族三父房帐北向。东西为经，南北为纬，故谓御营为横帐云”。常衮司，则有“孟父族帐常衮司”、“仲父族帐常衮司”、“季父族帐常衮司”、“遥辇九帐大常衮司”、“大国舅司”等等。后者职官亦有常衮，故知应是“国舅族帐大常衮司”。《辽史·百官志》谓“大横帐常衮司，掌太祖皇帝后九帐皇族之事”。《语解》又谓“常衮，官名。掌遥辇部族户籍等事；奚六部常衮掌奚之族属。”由此可知，常衮司是一行政机构，只是管理对象则较特殊而已。横帐常衮司与弘义宫常衮司或是一署而二名。可

能初名大横帐常袞司，建置宫卫后，又称弘义宫常袞司。再后，宫名渐多，难以一宫之名概括，故又改称横帐常袞司。称谓之先后，虽难论定，然已粗知其知掌范围。

其三是隗衍突厥之印

此印于辽宁凤凰山城出土。铜质，方形，边长六十五毫米，阳刻九迭篆文六字，还为楷书则是共术吊刊音亮。

考察其字源，首一字当是具字改形而成。昔已音中，读音当与具字相同或相近。具，《说文》《唐韵》其遇切，《集韵》衢遇切，是应读[ku]或[ky]。次一字亦是井字改形而成。井音而炎切。小字有丼字，《研究》已拟为[iaŋ]，符号与之相类的第二字，读音应与[iaŋ]相近。若拟读为[jan]，正与字源之音相近。第三字当是截取屠字上半而成。小字亦有此字，用为数词之七，我已读为[tɔlɔ]①，小字显系由大字移植，是则，大字之音与小字之音不会相去太远。可暂拟为[tɔl]。第四字当是刊字损划而成。若然，其音当与刊字相近。刊，《说文》《唐韵》苦寒切，《集韵》丘寒切，是应读[kan]。末二字有如前述，兹从略。

依推测之音试读，首二字若读为[ku,jan]，则与《辽史·营卫志》之"隗衍突厥"之隗衍二字之音相合。《营卫制》又有奥衍突厥之名。奥衍、隗衍二语，当是原有、后置之义。史籍不见奥衍、隗衍之解。然蒙古语[uq]是原本之义，[xɔin]是后义。[uq]附加领属格助词[in]，则与奥衍相合；[xɔin]则与隗衍音同。此二语，正可对举。故可推知，奥衍突厥部当是原有突厥部之义，隗衍突厥部当是后置突厥部之义。中二字若读为[tɔlka:]，则与突厥二字之音基本相合。《北史·突厥传》说："或云突厥……世居金山之阳，为蠕蠕铁工。金山形似兜鍪，俗号兜鍪为突厥，因以为号。"这话大体可信。古代常以居住地名作族称。金山形似兜鍪，兜鍪，柔然等语谓之突厥，故称其山为突厥山。称山阳居民为突厥山民。渐而省为突厥，久而久之，成为通称。是则，突厥一语原是兜鍪之义。蒙古语谓兜鍪为[dugulaga]，是书面语。口语则曰[dʊ：laq]，正与突厥二字之音大致相合。可见，读中二字为[tɔlka：]，既合字源之音，又符突厥一词语源之音，且可从比较语言学角度得到说明。

据此，可拟读首一字为[ku]，次一字为[jan]，第三字为[tɔl]，第四字为[ka：]。通读全文则是[ku,jan tɔlka：-kui tamgun]，译之即是"隗衍突厥之印"。

《辽史·营卫志》圣宗三十四部项下有隗衍突厥部，注云："圣宗析四阙沙、四颇急户置，以镇东北女直之境……隶北府，属黄龙府都部署司。"印文之隗衍突厥当即此隗衍突厥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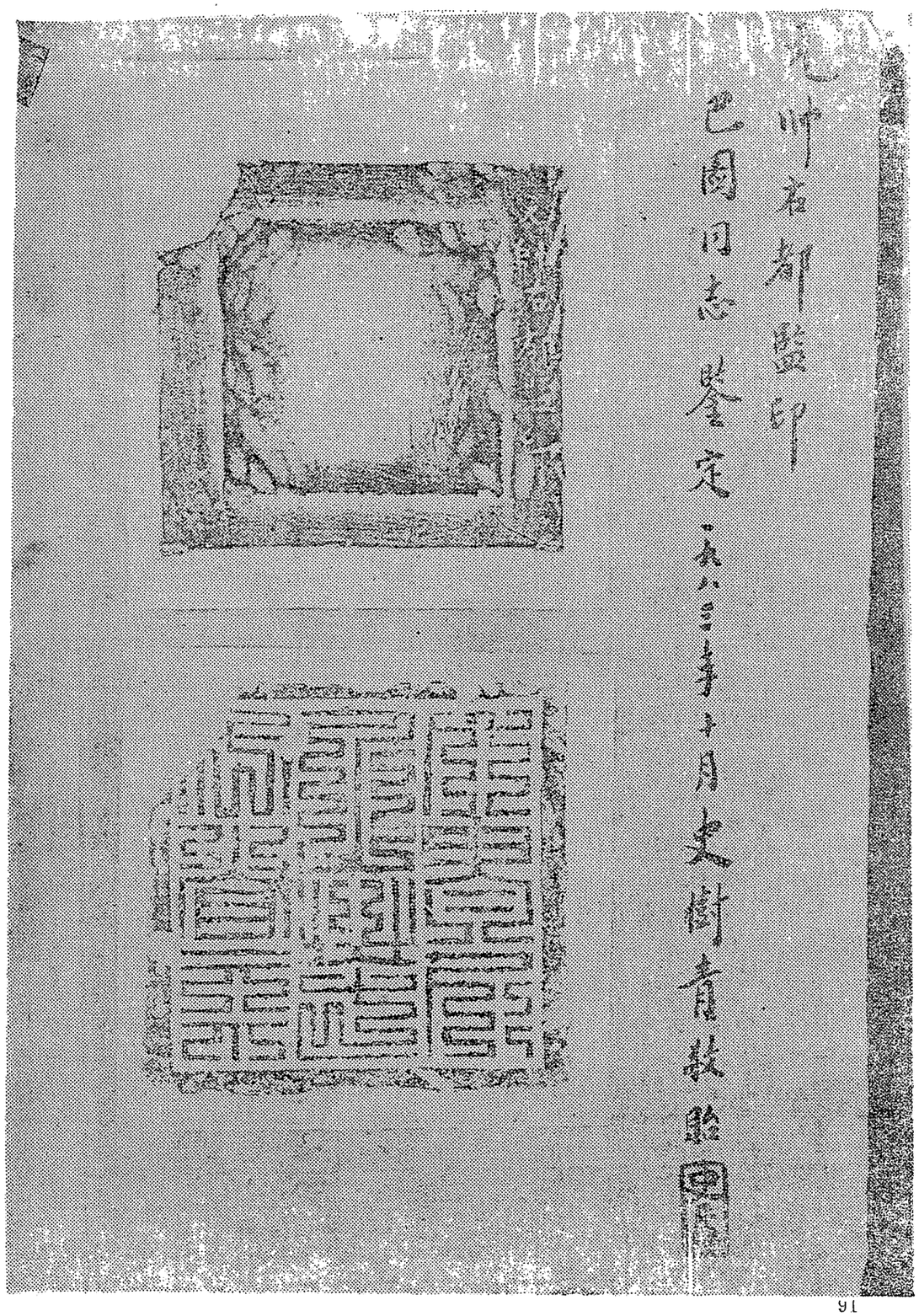
依《营卫志》言，隗衍突厥部当驻今农安附近地区。印出凤凰山城，当是或因战事，印随军旅，失之途中；或掌印者、得印者避住凤凰山城所失或藏。

这里试解了三颗契丹文印印文，拟读了二十个契丹大字，考察并说明了与印文相关的语词，其中有契丹语词，也有汉语借词。这些字词的解读与拟音，除元帅右都监印文可说求出近似值外，其余部份只能算是假说。

俗话说万事开头难。拟定大字读音的工作刚刚开始，只能探索前进。面对一片荆棘者，自会感知开路之难。然畏惧棘刺，则终难见路。故不避臆之责，试作此解。

附言　本文写作承蒙史树青同志积极支持，谨致诚挚的谢意。

① 见油印本"契丹字源初探"



字音表

契丹字	字源	造字方式	读音
丹	丹	削损	[ɡyen]
鬼	申	由鬼转制	[ʃoi]
仁	仁	移植	[ni]
了一	了一	组合	[ɡi]
工艾	工艾	组合	[kuni]
受	受之异体		〃
〃	〃		〃
七	土	改形	[to]
贝	君	由贝转制	[kem]
省	省之异体		[kui]
省	灵	改形	〃
亮	亢	组合增益	[tamgun]
刘	刘	移植	[xuŋ]
尼	尼	改形	[yi]
孔	孔	移植	[kuŋ]
乂	乂	增益	[i]
舍	全	改形	[tʃaŋ]
信	信	移植	[gun]
司	司	〃	[si]
共	共	改形	[ku]
丹	丹	截取削损	[jan]
尽	尽	〃	[tol]
刊	刊	〃	[ka:]

契丹字词义	译音元帅	译意之右
鬼	都监	之
仁		
受贝		
七		
省		
省		
亮		
刘尼	弘义	印
孔	宫	
刘尼孔	弘义宫	
乂舍信	常袞	
司	司	司
舍信司	常袞司	

共丹尽刊　　隗衍　　突厥

元帅右都监印文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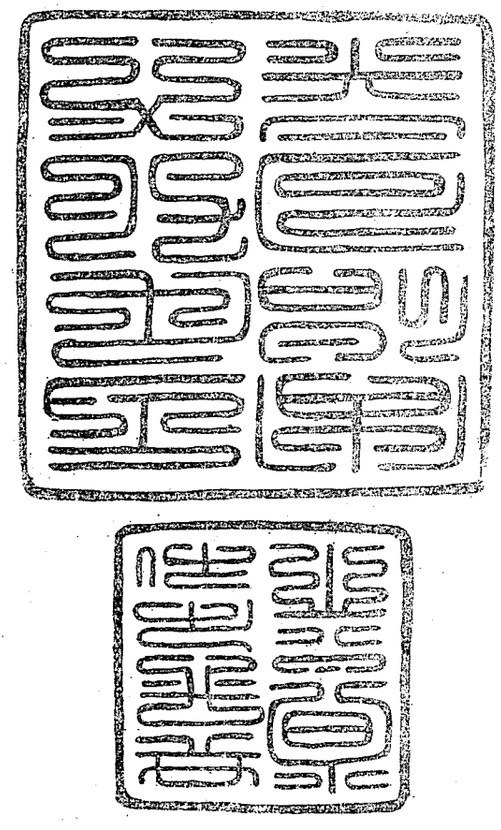
丹鬼仁受七贝省亮

弘义宫常袞司印文：

刘尼孔乂舍信司亮

隗衍突厥部印文：

共丹尽刊省亮



孟子对个体人格美的认识过程初探

陈富权

孟子对个体人格美认识过程的最终完成，可以他的一个著名命题为标志，即“充实之谓美”。孟子指出：“可欲之谓善，有诸已之谓信，充实之谓美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”。①所谓“充实”，是指个体通过自觉的艰苦努力，把自身所固有的善性——“仁义”等道德精神“扩而充之”，使之满盈并外溢于个体的形体或行为之中，且一如既往，“若火之始燃、泉之始达，”②时时处处都要体现出仁义道德的最高原则。

对“充实之谓美”的命题，孟子还作了清楚的解释：“侧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人之有四端也，犹其有四体也。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，自贼者也；谓其君不能，贼其君者也。凡有四端于我者，知皆扩而充之矣……苟能充之，足以保四海；苟不充之，不足以事父母。”③这就充分揭示了“充实”的真谛。孟子认为个体先天就有为儒家所肯定的道德品质的萌芽，即所谓“端”；“四端”与人俱生，人皆有之，“四端”和四体之于个体人格，是永恒的存在，和谐的统一。这其实是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在孟子美学思想上的反映，然而孟子对“充实之谓美”命题的说明，肯定了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个体内在的自觉要求，是个体自觉和自决的行为，它支配着个体人格一步一步地去实现善的目标，所谓“由仁义行、非行仁义也”④正是此意。孟子还认为，人虽有“四端”之本性，但也需要不断地扩而充之，这与他强调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和主动性精神是一致的，在客观上大大偏离了他本来的主观唯心主义世界观。孟子对“充实之谓美”命题的说明，还透露了这样的意思：“充实”之所以能成为美，除了“充实”之美能使个体人格的道德精神“生色”之外，还能使个体的自然形体或行为具有或体现高尚的道德意义，使个体人格美有着更具体，更生动和更自由的表现，进而成为可以为人们所直观的审美对象。

孟子对个体人格美认识的终结如此，我们就不难看出他对个体人格美认识的全过程。

第一、孟子明确地从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上来对待和观察个体人格美，把纯粹动物性的生理欲望摒弃于美的范畴之外。

① 《孟子·尽心下》

②③ 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

④ 《孟子·离娄下》